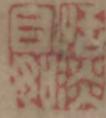


東  
臯  
漫  
錄



天津圖書館藏	錄	漫	皋	東	本
				明楊檟輯	館自購
	四冊	明刻本	八卷		



審勢	擇將	天文	國本
料敵	籌策	朕兆	定鼎
出奇	決策	圖讖	更化
城守	簡練	兵機	契合



楊叅知東臯湧錄序



東臯湧錄迺余年友叅知毓奇  
楊公林居所哀輯者也上自戰  
國先秦兩漢迄於五代計凡千

餘年中間人物妍媸國是臧否

序

兵機勝負如正直德量忠烈明  
鑒以及險邪傾陷權勢諂媚之  
屬分門別類聚爲一書離爲十  
二帙將付殺青以廣其傳而顧  
不棄授簡猥命余序余與公生

同里舉同年師同門服官同起  
部宦遊同淮楊公家於安德爲  
南北水陸咽喉余往來燕京出  
入必經其地每至則公投轄下  
榻擊鮮浮白卜晝達夜把臂論

序

二

心以故臭味相符肝膽莫逆是  
知公者宜莫余若此公問序於  
余也余受而卒業輒歎紀載自  
昔若二十一史爲剖判來一大  
部舊朝報後令人童而習之皓

首若河漢無極要惟讀史在胸  
中有喫緊線索腕中有信手筌  
蹄目中有照垣池水意中有運  
斤郢堊始可與言史可與言讀  
史不則史自史我自我往往考

序

三

證譏商隱之獺祭魚記憶費燕  
公之緝碧珠雖博古曬腹有餘  
而摛詞奪簞不足良有以也獨  
楊公自萬曆庚戌解組杜門卻  
掃於史無所不窺當其觸事會

心隨讀隨筆如春蠶之抽絲匪  
濕而不入匪乾而不出如良農  
之殖稼日新月盛不崇墉比櫛  
而富倉廩不休如齊王之食雞  
跖千而後厭腹如長康之噉蔗

序

四

次第漸入佳境蓋自有史後通  
鑑興有通鑑後綱目興嘗譬涑  
水於歷代猶爰書新安於爰書  
猶鐵案若是錄伐山二家碎金  
羣乘獲寶聚沙拾珠象罔幾與

公家執戟法言太玄競爽先後  
無俟有子雲知子雲也惟茲不  
朽甚盛僅題曰東臯漫錄正以  
東臯十畝地係公所栖托絕移  
文於草堂寄槃澗於菊徑因得

序

五

以寤歌餘隙適志副墨信惟靈  
均遜而著騷虞卿窮而著書自  
當不以彼易此矣公敷歷中外  
夙擅才名繇花封而粉署而兵  
防政務糾紛無不咄嗟立辦偶

爲當路所枳暫還初服比今覲  
消雨雪貝錦無權中丞直指累  
疏推轂

環召重望日隆隆起恐難卧穩  
東臯矣夫以趙韓王半部論語

序

六

侈口佐命况公以一部全史千  
古提衡出而匡時經世於補天  
浴日何有敬拭目以俟  
天啓乙丑孟夏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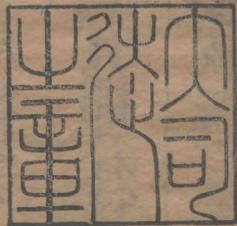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戶部

尚書前南北兩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戶部左右侍郎奉

勅督理遼東糧餉兼巡撫天津  
等處地方備兵防海督理征東  
軍務介丘年弟畢自嚴撰

序

七



東臯漫錄叙

予德安年友天植楊氏者博物君子  
也識竒二酉才擅三長壯年入仕一凡  
注曆無不精本經術但元結方以雅不  
諧似遂拂袖歸來寫心寫意日取朱

乙

子縱目賞治通鑑等書藉以採擇彙成  
一帙類曰東臯漫錄問叙于予夫天植  
之書如鳳藻龍文有目世見固不待叙  
而傳予敢附青雲以自重敢不異陳其陋  
竊謂結強風起文字日繁未嘗不壞高且

興衰哀痛周漢有書有詩以及列國有  
史變斯極矣孔子言生其際不揀文  
錄之憂乃取墳典而力加討論每曰唐  
虞遠矣有周莫頓操要期以王道為  
師復西詩而為三百取魯史之義以

書之貴罰于書之常三五之江亦極矣列  
眉忠臣賦子之是祀昭然指掌此書病  
以前一大以葉如山之不可移者嗣是  
而降下迄五代亦有餘歲統正閩  
治雜霸王是百象國運之河隆人品

之哀正政以得失風俗之升降終之曰  
出京僕不能無陸操觚代不三人而  
與核精確以提諸筆後宮作者緊系  
之間以公目馬子古千古推巨史方史記  
一書雖至世已指其謬後世且有泥

三

其以自痛之故亦書廣而掩濶霍下此  
者可知也迨至聖馬地祥人文漸著深  
水司可溫公魚孫輩史編為實治通  
鑑炳之想之因稱傑作體事字畫之書不  
得加矣何謂淺者以為遺恨及今乎

朱子之傳經而為經下傳以為目經也  
該要目以美詳隨使宋代曠典換觀  
厥成其絕頂佛海之立進臨且而帝  
房州昔人謂之掃千年之古霧開萬  
古之羣蒙其信瑞也第古商賈涉

の

是批語列其見既苦言古之難得中  
智德雲銀海之類搖岸深極領經  
待能為乃續東單得經一書其目  
當八本要人之長深各一其類因之得

樂者一其門無形又善自居古而覺

宣之織惡而必揭厥蔽無邀而求豈泚  
行無微而必置推而廣焉極天埴地  
以有餘卷而懷之一札如月而正之  
獲繇以後歷代史臣之系譜語不詳者  
一披卷而燎如直之新安之功臣涑水之

女

育子天下萬世之津梁也天植之有中  
亦事富寧淺鮮訃不常此也天植壯誠  
滿腹公出其德能以佐化理必有卓  
爾不羣者乃章滿公事而望其如故  
善款謝一吋之榮以事此子秋絕業不

此其後量視世之... 者不... 有...  
樓頭寧... 下... 之... 百... 隆... 之... 德...  
功...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書...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賜... 進... 士... 出... 身... 光... 祿... 大... 夫... 柱... 國... 奉...

勅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賜飛魚少保兼太子太師工部尚書魚部

宗院右副都御史年弟李從心頓

首科撰並書



東臯漫錄敘

余言楊天植氏隱居安德之東臯杜  
門著述日取通鑑綱目全書元元誦  
讀有所得輒探而錄之日久成帙之  
必品之正直度量險邪權勢政事之  
兵機財賦等項各爲一目共十二冊

名由東臯漫錄將付剞劂公之同好  
介使問序於不佞雖尚未覩其全已  
得其概矣歎曰善哉天植之所爲此  
書也嘗考漢臥來稱良史者體有三  
司馬子長史記司馬君實通鑑宋元  
晦先生綱目也史記有紀有表有書

有世家有刑德自朝建堅鉅細兼載  
者若通鑑義取編年專取治理綱目  
發明正統特示褒貶二書博而得某  
要覈而嚴於法昔必稱其振麟經以  
墜猶審懿範於將來斯文之能事備  
矣非虛語也願其卷帙繁浩卒覽未

二

遍溫公嘗言猶通鑑成惟王勝之猶  
一讀他必讀未一紙已反伸患瞞舉  
通鑑而綱目可知今世學究家所傳  
習教授者坊肆刪本耳其論斷半后  
孺陋說耳擿漏既多鉅釘可厭且也  
童習白紛就此即不能舉其首尾况

全書乎天植紫懷經漚之略守正避  
邪拔劾歸里林屋發二十車無他聲  
色遊獵田舍之娛而獸酷嗜此書咀  
具菁華傾具瀝液猶之食雞子茹嘗  
鼎一鬻寧但制舉之嚆矢實爲治理  
之津筏豈弁夫裨官小說歟談柄兼

三

益之書同乎哉宋儒黃坐谷云讀史  
之法又考當世之盛衰弁君臣之離  
合在朝之士觀吳見危之大節在堅  
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朕後引日力  
之餘玩吳詞藻程伯子讀漢書未嘗  
輒遺一字叔子袁觀史至半又掩卷

患具成敗具有不合又復再患先貴  
史學精密如此今必習用帖括轉杷  
祖述苟取科第而止無恠乎出而受  
事實效之鮮天植此書可謂得三子  
之用心而爲涑水紇陽之羽翼者學  
必當年通鑑總目參觀庶有得也竊

四

又嘗譬之奕奕古今宇宙一大枰對  
也歷代用必行政征伐侵擊下著之  
先後也國勢分合成敗之跡勝負之  
局變也總鑑備載具跡并其必并政  
正如奕之有譜有原以爲後必法戒  
者也今天植勳讀二書而必纂之是

實心譜原之合變者請舉近局籌之  
可乎夷狄之患國家代有願所爲馭  
之如何可以遠在自奴酋匪茹九年  
臥來募兵徵餉騷動淪內患未能弭  
之于彼而兵且生之於此辟疢之症  
遂成痼疾豈果奴之不可敵亦我馭

五

奴未操吳勝着也夫惟智者因敗爲  
功不拘拘一圖一方至爲全局之累  
預察而早更之斯吳時矣天植聖繫  
東坐并且起而肩茲任乃并臥是商  
之

天啟歲在丙寅六月同罷同幸尋以

張延豐頓首題



六



張延豐頓首題

東臯漫錄叙

今天下人不讀史安於淺聞道不師  
耆矜其孤陋遠媚前修仰慚哲匠不  
能嗣芳流徽卓立獨行而羶慕功名  
掃門傍戶巧固營壘伐異黨同甚至  
依附之極倒身媚璫偏倚之至不恥

謝序

一

亂賊則聖人之作春秋真有不得已  
者夫亦曰一褒一貶榮辱判於千年  
以勸以懲陶鑄淑乎萬世趙盾亾不  
越境反不討賊董狐誅心之筆孔夫  
子以良史稱之設法甚嚴用意甚遠  
矣厥後諸史爭鳴瑕瑜不掩聖統誰

續治道未光得宗衍派惟有涑水紫  
陽二君子通鑑一書溫公覃精史學  
思總百代討論彙括資治準繩說者  
稱其爲流畧之津筏經濟之潭奧豈  
虛語者獨暗於正統之辨遂有不識  
王霸之譏而紫陽氏爲之訂訛正舛

謝序

三

作爲綱目帝蜀寇魏而炎劉之統系  
復延存唐貶周而李氏之委裘無恙  
黜楊雄子陶潛而貞邪炳若日星進  
河東退朱梁而忠逆明於觀火汰誠  
昭然鉅細畢著真通鑑之大成亦麟  
經之鼓吹矣余內叔毓奇楊公蘊藉

崇溪經綸宏裕仕未竟其所學隱不  
忘乎用世肆志東臯南面圖史日取  
綱鑑披閱有得隨手摘錄分門別彙  
積案盈笥聚腋成裘累絲就錦淄澠  
旣分薰蕕殊器譬之砂礫太而珠光  
砒砒擯而玉顯謂之碎金也可譬之

謝序

三

鑑照而妍媸不爽衡設而軒輊立辨  
謂之月旦也亦可至於甲兵富於胸  
中天人熟於掌上清忠有執不詭不  
隨鎮定生威善謀善斷閱此一編可  
以知公包負之大全矣余聞之曰古  
之有史爲憂小人而作也楚史名檮

杻子輿氏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盖世之治也必由於退小人而世之  
亂也亦起於攻君子背公植黨既不  
從國家起念呼嵩美新幾蹈不測皆  
其因循之流禍也若非天祚

聖明手披天鏡之光躬執河魁之柄

謝序

四

元兇正罪群從繼斥恐二百年蕩平  
世界有非臣下所忍言者公薦剡久  
已合格行將應弓旌之求任屏翰之  
寄以翼贊

中興蒿日時艱維持世道其以余言  
爲飛蟲之弋獲不也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翰林院提督  
四夷館太常寺少卿三奉

詔特起兩任吏部文選司郎中侄婿  
謝陸頓首拜撰

謝序

五



東臯湯錄叙

今上天縱神明

英資睿斷頃者追論淮樞舊案明  
比考視奪有差砥柱者相繼召  
用余時待罪

叙

輦轂下未嘗不驚異

泰運之更新君子之道長也不謂

監司之屹然大者偶遺廣川  
楊先生一人蓋先生於戊申已

酉間為淮揚兵憲云其一敗劉

風峭骨所以拒淮撫者甚正  
以被中傷者亦甚奇當時淮撫  
方得志芝壇主齋盟既傾擗姚  
江孫大司馬以去又側目其介  
弟雅揚丞必欲刃姐而甘心焉

叙

二

間以啖先生某直移直梓彈郡  
丞若必為鷹鷂之逐先生固非  
他迨上謁答直紹初無求多意  
丞實佐郡又有聲柰何代它人  
下石遂盡力保全之用是大忤

中丞昔不能一日相容矣臣何  
竟中以考功法而招撫它事以  
為題目一時知者扼腕惜之海  
內士大夫或未必知也先生歸  
而掃軌東臯讀書其中以千餘

三

業為事是編則其統通鑑綱目  
分類纂輯為弓冶者也己丑冬

余奉

璽書以出道廣川起居先生因授

余而問序焉余小子乃作而嘆

曰綱目一書追蹤麟史所以誅  
亂賊於既死懸殷鑒於將來刪  
述之業与乎成之勩益茂空言  
之垂與典謨之訓益傳柰世衰  
道微異學叢起春秋傳心要典

四

大義炳于日星王金陵直詆之

曰爛朝報耳至不得列於學宮

何問其它乎羽翼之功覆後於

乾竺老莊而晦蝕之補六條于

夷狄猛獸良可浩嘆先生於章

叙

句誦讀之中出以匠心獨括二  
則取其嘉言懿事之相似者  
各為一目曰忠諫曰節烈曰兵  
牋曰任將曰孝行友愛曰持正  
執法既灼庶玉舉又擗其僨轅

叙

五

者曰傾險曰談諧曰先悔權勢  
之類亦如是將使善惡較然黔  
白而趨避判於妍媸於以振覺  
世之金聲掃迷途之榛棘俾衆

學如夢者困而得覺醉者迷而

得醒信爲陽之功臣而濟世之  
津筏也然先生方以其剛風峭  
骨爲

朝野所倚重即二東兩臺先後推

轂  
馮才入

叙

六

告無虞日先生旦夕醒滄江之卧

事

英睿之立以仰佐泰運而殫厥鴻

猷豈能久淹東臯上作露魚鄴

侯萬卷而已余淮海孤踪惟以

虛心評述當日本末又先生於  
余雅有<sub>一</sub>日之誼仍敢遂泯其  
屹然大為竊回糠粃之糞而泮  
激狂瞽之譎以質之

海內同志如此何敢阿私所好

叙

七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勅分<sub>一</sub>汝南道兼整飭撫民兵備

河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前兵部

車駕清吏司郎中廣陵舊治門

生劉萬春頓首拜撰并書

叔



東臯漫錄自叙

不肖櫝東海陋儒也邗江歸來杜門却掃  
隱居於城隈之東臯闢三徑日與二三蒼  
頭科頭灌園春和景明則傍花隨柳浴沂  
風雩南風之薰夏日之永則視木陰東西  
披襟露頂以納涼颺泊乎玄糴則婆娑皎  
月下聽松濤謾謾以爲愉快山深鮮事地

楊序

一

僻寡儔何以消閒不得不翻閱敝帚作蠹  
奩於丘索墳典中倦來卽高枕南窻不覺  
莊周蝴蝶栩栩也半世牛馬忝始得爲閒  
人蝸角蠅頭都不關念其慵懶類放儻史  
所哂爲狂奴爲傖父與抑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爲樗之散匏之堅木之癭作天壤間

一贅蠹與齋頭史冊乃童而習之者手蹟

猶新片言難憶空空洞洞有愧郝隆之腹  
充棟汗牛何取鄴侯之架爰請毛穎子松  
滋君石泓生楮素先生四子聚於案頭披  
閱有得隨手摘錄禁鸞鷄跣固取以供大  
嚼果脰腸卽牛溲馬渤亦兼備之藥籠中  
碎金群玉日久成帙聊以備夫遺忘詎意  
聞於作者若曰一時得失之林千古澆戒  
之資余小子何敢僭焉

楊序

二

東臯居士楊欖題



凡例

一古今載籍充棟汗牛第稗官小說出於野史多尋風捉影祇以傳疑此錄皆採之綱鑑涑水所纂輯紫陽所裁定字字實錄云

一綱鑑臬於周威烈王戊寅歷戰國漢晉南北朝隋唐以迄五代已未而止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前言往行披閱所得隨手採摘雖掛一漏萬不無遺珠姑俟後之君子

一秉懿好德人有同心掇芳躅於旣往標模

東臯漫錄凡例

一

範於將來高山之仰固甚愉快不然而昏主暴君亂臣賊子其穢行令人欲嘔其惡跡令人髮指皆裂乃亦兼收併載得無薰蕕同器乎是不然人見景星慶雲則欣然瞻仰遇疾風暴雨則怖然恐懼觀魑魅魍魎則赫然震怒情也此留芳於百世彼遺臭於萬年豈可取妍棄媼存渭遺涇

一新安綱目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夫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令覽者通貫曉析如指

諸掌今披沙簡金分門別類第恐朝代重複  
不得清楚如劉季稱漢劉淵劉知遠亦皆稱  
漢如司馬稱晉石氏亦稱晉如曹丕稱魏拒  
跋亦稱魏田氏稱齊蕭氏高氏亦皆稱齊七  
雄有幽燕矣而慕容氏亦稱燕之類魯魚亥  
豕殊覺混淆故特以周戰國南北朝五代冠  
之於首俾覽者不眩於世代云

一自古寺宦擅權爲禍必烈邇者魏璫柄政  
東省議建祠安德索鄉紳具呈余輩堅不肯

與容有愛之者曰媚璫辱行也逆璫危道也  
如湯錄所載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仇  
士良等觸之卽焦公等可無遠慮乎余應之  
曰士君子寧玉碎勿瓦全不然聖人危行之  
訓謂何容無以應今幸而璫敗余輩亦免益  
信士人立身不可枉已徇人爲青史羞云

金卷

國本五條

定鼎四條

更化一條

契合五條

天文八條

朕兆八條

圖讖四條

兵機十九條

石卷

擇將八條

籌策十四條

決策七條

簡練二條

東臯漫錄八目錄

審勢六條

料敵十四條

出奇十四條

城守三條

絲卷

忠諫二十七條

介直十二條

正對二十一條

諷諫九條

箴規十五條

使命六條

游說十一條

執持九條

持平七條

執法十三條

賞罰六條

竹卷

節烈十七條

正直十六條

嚴憚七條

忠義八條

開悟十條

鎮定五條

德量十五條

明哲十二條

豪爽十一條

前知七條

明鑒二十二條

言語九條

警敏三條

匏卷

東臯漫錄 八目錄

二

淑媛二十二條

女俠五條

訓子十三條

政體六條

防漸四條

信任五條

明決七條

謹飭三條

義氣八條

韜晦四條

自穢三條

稱譽八條

義命二條

勤勵二條

聰穎七條

善政二條

審已五條

醇朴二條

篤厚八條

學問四條

隱德一條

感悅一條

儉約四條

振勵三條

汲引七條

坦懷六條

虛受二條

智計六條

土卷

智計六條

懲姦一條

侃直一條

惟異四條

材辯一條

憂俠八條

雍容二條

東臯漫錄八目錄

三

經權六條

理財一條

企羨一條

廉潔二條

感格一條

滌濯一條

不欺一條

恬退八條

闢邪五條

仁慈二條

友愛四條

禮義十條

簡靜四條

孝行十條

教化九條

匡扶四條

摧強三條

剛直二條

重士一條

招賢一條

紀律二條

鼓氣一條

機權六條

兵驕二條

用間三條

革卷

拒諫六條

寵幸二條

諛佞十條附辨姦一條附迎合一條

辱行五條

欺誑四條

妬忌三條

威權七條

東臯漫錄

八目錄

四

含忍四條

寡學二條

驕奢七條

急謀一條

女寵四條

兩難二條

矜誇七條

毀譽一條

比昵一條

嚴酷七條

癡愚二條

脩怨五條

專擅三條

反覆三條

竊國二條

擁戴七條

譏誚十八條

陰毒十一條

玩美六條

木卷

激變一條

勇敢一條

輕敵二條

報應十條

深姦五條

跋扈十條

憤激十三條

阻抑三條

離間二條

傾陷十一條

尤悔十六條

傷慨十條

安誕四條

排調三條

東皐漫錄入目錄

五

黜佞一條

黜浮二條

浮躁二條

蔽政一條

激發三條

中制二條

養奸一條

法律一條

放達二條

矜持一條

自用一條

目錄終夫六條

東臯漫錄卷之一

廣川

楊 櫝

纂輯



盧世淮

校讎

張 焮

男士俊

全校

侄士彥

國本

漢高帝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強要張良畫計。張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一

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上平黥布。還長安。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取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

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畱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年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出上招戚東臯漫錄

卷之一

二

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遂不易太子皆畱侯招此四人之力也

晉世祖咸寧四年立子衷爲太子時朝野皆知其昏愚不堪爲嗣衛瓘欲啓而不敢會侍宴凌雲臺瓘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賈充密使人語太子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南北朝周建德中太子贊好昵近小人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又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惟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遣太子伐吐谷渾在軍多失德大將軍王軌等言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三

之周主怒杖太子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乃勅宮官錄其言動每月奏聞太子懼矯情修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材亦常以此爲憂周主異日問弼弼對曰皇太子未聞有過旣退軌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滅

否。何得遂至昌言。軌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實非所宜。後因內宴，將周主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失德，無寵。遂謀反。上面責之。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策，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廢爲庶人。太子旣獲罪，魏王泰日入侍。上許立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

東臯漫錄

卷之一

四

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失言。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上流涕曰：吾不能也。異日上獨畱，無忌遂良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立。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乃立晉王。

治爲皇太子。謂侍臣曰。我若立秦。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永爲後法。且秦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秦皆無恙矣。

唐太宗貞觀中。疑太子治柔弱。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耶。無忌曰。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又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尋常。度治自幼寬厚。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五

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材。太子仁恕。真守文之主也。

漢高祖定天下。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千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四方諸侯納貢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

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臯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城臯。西有穀澠。倍河。

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日西都關中。

南北朝魏孝文帝太和中，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

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常卿王譔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爲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耶？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耶？魏主還宮，召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

以興隆也。魏主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發平城，九月至洛陽，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魏主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泣諫。魏主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

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

南北朝魏爾朱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榮乃議欲遷都。都官尚書元謏爭之，榮怒。

曰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恐元諶乎？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諶顏色自若，乃捨之。後數日，榮與魏主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嘆曰：元尚書之言不可奪也。由是罷議。

南北朝侯景伏誅，武陵王紀又滅。梁主繹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黃羅漢、劉毅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

東皐漫錄

卷之一

九

也。梁主令朝臣議之，侍郎周弘正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故欲東下，然非計也。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長策乎？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過半。朱買臣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屈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使術士杜景豪卜。

之對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梁  
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從僧祐等議乃詔  
王僧辨還鎮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胡氏曰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嘗王之矣  
古之英雄皆以爲用武之國何不可都之有  
然蕭繹則不可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憤  
崩簡文弑隕所應營奉陵寢伸至痛之情正  
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猶不宜宴  
安而處今孝誠不立義聲不播第欲保其故

東臯漫錄

卷之一

十

有偷爲尊顯雖使據百二之勢亦亡不旋踵  
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更化

南北朝魏孝文帝欲變北俗。謂羣臣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耶。欲不及漢晉耶。咸陽王禧對曰。願陛下度越前王。又問曰。當移風易俗耶。當因循守故耶。對曰。願聖政日新。又問曰。欲止於一身耶。欲傳之子孫耶。對曰。願傳之萬世。帝曰。既應改作。卿等不可違也。於是下詔禁胡語。求遺書法度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東皐漫錄

卷之一

漢宣帝神爵間聞王褒有俊材召見使爲聖主  
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用  
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及至巧冶鑄于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  
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  
之御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及王良執靶韓哀  
附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者人馬相得也服絺

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煩者不  
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  
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  
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  
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  
信。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  
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  
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  
雲。蟋蟀。螭。秋。陰。蟬。蟄。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

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  
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  
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  
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化溢四表。橫被無窮。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咄嗚呼  
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東漢時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述盛陳陛衛  
以延援入。援私謂賓客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  
不吐哺走迎國士。及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

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  
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  
書洛陽。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迎笑。謂援曰。  
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曰。當今之  
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至蜀。述陞戟而後  
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  
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  
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陛下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南北朝晉帝奕太和中桓溫伐燕吳王慕容垂擊破之還鄴威名大振太傅慕容評忌之垂懼禍乃與段夫人及世子令楷等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豪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王猛曰垂父子譬之猛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

東皐漫錄入卷之一

十四

南北朝魏文帝大統元年宇文泰用蘇綽爲行臺左丞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連論事惠連請出議之因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連入白之泰稱善曰誰爲卿畫此議者惠連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材泰與公卿

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秦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秦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連曰。蘇綽真奇士也。

唐太宗貞觀中。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

東臯漫錄

卷之一

十五

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

南北朝晉孝武寧康元年彗星見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

南北朝宋主劉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弔命已移我倡義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七

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嘆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

南北朝晉武帝太元中長星見自須女至於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爾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寵冠後

宮年近三旬。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

南北朝魏神瑞二年。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謡訛言。然後行其禍。謂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

東臯漫錄卷之一

十七

之間。庚午主秦。辛未爲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鉤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謡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亡。南北朝魏泰常中。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曰。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焉。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星亦如此。今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篡之象乎。未幾。晉昌明被弑。

南北朝梁世祖蕭繹都江陵散騎郎庾季材上  
言曰去年八月丙申月觀心中星今月丙戌赤  
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  
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旆還都以避其患梁  
主亦曉天文嘆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至是魏  
遣柱國于謹等襲江陵破之梁主出降被殺  
南北朝高歡舉兵反魏主修奔長安循河西上  
謂梁禦等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  
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  
東臯漫錄卷之一

十六

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  
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慚  
曰虜亦應天象耶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  
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  
王代有夫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  
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  
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嘗密問太史令  
李淳風密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

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  
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上曰。疑似  
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  
者不死。徒多殺無辜耳。上乃止。

秦二世時沛人劉邦字季隆準龍顏愛人喜施  
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  
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爲縣  
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到豐西止  
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  
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  
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老嫗哭曰。吾子白  
帝子也。今爲赤帝子所殺。因忽不見。季亡匿芒  
東。皐漫錄。卷之一。

陽山中沛令欲應陳涉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  
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  
劫衆。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懷閉  
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父老乃率子弟  
殺令。迎季立以爲沛公。何參爲收子弟。得二三  
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漢昭帝元鳳三年。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睦弘上書  
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應有匹庶爲天子當求。

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妖言惑衆伏誅

漢帝劉玄更始中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狗北  
河會王郎稱帝於邯鄲秀北至薊薊中反應郎  
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南馳至蕪婁亭時  
天寒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  
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郎兵在  
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  
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跪曰冰堅可  
渡遂前至河河水果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東皐漫錄

卷之一

三

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爨  
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  
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示之曰努力信都爲  
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時郡國皆  
已降郎獨信都太守任光不降聞秀至大喜秀  
乃止發傍縣得精兵數千人郡縣皆嚮應

漢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立昌邑王賀賀素狂  
縱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郎中令  
龔遂苦諫不聽王嘗見大白犬頭以下似人冠

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後入繼大統一月國卽廢

漢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冀州刺史王芬等謀起兵因廢帝而立合肥侯以告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

東皐漫錄

卷之一

三

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奏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

漢順帝永和中大將軍梁商以上巳會賓客讌於雒水酒闌繼以鼉露之歌周舉聞之嘆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果病篤

三國東吳天璽元年臨平湖開或言於吳主皓

曰臨平湖自漢末葦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  
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  
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  
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  
洛者隋璧之事也

南北朝宋主子業時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  
業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未發游華林園竹林堂  
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  
堂有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

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  
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  
子業悉屏侍衛與羣巫綵女射之壽寂之等抽  
刀弑之湘東王彧繼立  
唐武后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城大池數  
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  
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  
臣以厭之後臨淄王隆基果登宸極

新莽時白水鄉劉秀隆準日角嘗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曆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三

東漢光武初平河北劉玄遣使立爲蕭王王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復固請之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

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乃卽位於鄗南

南北朝宋文帝時魯國孔熙先博習文史兼通術數有縱橫材爲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艾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素不爲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子舍人謝綜綜

東臯漫錄

卷之一

引熙先見曄乃從容說曄弑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大人雅譽過人讒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豫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大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大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反意乃決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熙先以牋書與義康

陳說圖讖於是密相布置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徐湛之與曄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躍扣刀目曄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命收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宋主奇其材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材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三

陳說圖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禍後果爲太子劾所弑

隋大業十二年楊玄感引兵趨潼關敗死李密亡命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投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於游俠王秀才家爲君明從侄懷義所告帝令懷義與楊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值密出外獲免時韋城翟讓單雄信離狐徐世勳外黃王

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皆擁衆爲盜。密往來諸師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死轉花園裏。莫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旣與密遇。遂委

身事之

周顯王二十八年。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羣臣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

東臯漫錄入卷之一

天

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帥。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

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

暮當至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齊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闕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陜，難救。」奢曰：「道遠險陜，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

東皇漫錄卷之一

三九

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行不許，歷復請曰：「先據

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趙封奢爲馬服君

戰國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卿趙人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至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錡金事小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三

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劍羸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陋隘其使民也酷烈徯之以慶賞縉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

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者是亦

賊也故順刃者生僬刃者死臨武君曰善陳豎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沛公攻秦燒關秦遣兵拒守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遂大破秦兵

東皐漫錄八卷之一

三

漢高祖四年韓信伐齊楚使龍且救之或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北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虜齊

王廣盡定齊地

漢高祖七年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上自將擊之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三

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密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高祖時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

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乃遣騎馳入趙壁，拔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三

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擒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者也。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漢文帝臨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

任將兵吳楚反景帝乃拜亞夫爲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輕剽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餉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滎阨陘之間且軍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

東臯漫錄八卷之一

五

憂者使人搜殺滎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餉道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外攻擾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陘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攻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東漢建武十年。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建威大將軍耿弇圍之。一歲不拔。帝遣寇恂往降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理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東皐漫錄卷之一

漢安帝永初三年。以虞詡爲武都太守。羗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嶓谷。詡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至乃發。羗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我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

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  
遠必憚追我孫臆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  
也

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馬超韓遂等反衆十萬據  
潼關曹操自將擊之超等數戰不利因請割地  
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  
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  
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  
手歎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

東臯漫錄卷之一

三

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  
耳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  
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  
見之愈疑遂操乃會戰大破之諸將問曰初賊  
守潼關渭北道闕不從河東擊馮詡而反守潼  
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  
保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  
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  
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爲前

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  
至不出所以驕之也賊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  
不爲備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三國魏主叡景初二年遣太尉司馬懿擊遼東  
謂之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懿對曰棄城預  
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  
成擒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  
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據遼東後守

東皐漫錄八卷之二

三

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  
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六月軍至  
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步騎數萬屯遼  
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  
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穴  
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  
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襄平  
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  
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

漲連船自遶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

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使其相王建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

天子上卿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也二人老  
耄傳言失措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  
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在懿曰  
軍事大要有五能戰卽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  
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就死  
也不須送任旣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  
追斬之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  
京觀遼東悉平

東吳鳳凰元年步闡據西陵叛降晉晉遣荊州

東臯漫錄

卷之一

單

刺史楊肇迎之羣寇出江陵陸抗勅西陵諸軍  
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  
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  
何事於圍以敵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  
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卒拔北  
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圍始合而祜  
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  
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  
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

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過水以絕寇叛。祜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卽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之。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抗遂拔。

東皐漫錄八卷之一

聖

西陵誅闡

南北朝晉義熙五年。劉裕抗表伐南燕。帥舟師自淮入泗。進至琅琊。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詔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救

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主客殊勢。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窮蹙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

東臯漫錄八卷之一

聖一

從鎮出歎曰。旣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燕求救於秦。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曰。此語不足威

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羗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果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遂進兵廣固，擒超平燕。

南北朝齊明帝使將軍魯康祚侵魏。魏孝文帝使長史傅永擊之，夾淮而軍。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

東臯漫錄八卷之一

聖三

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趨走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嘗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

南北朝齊主寶卷疑蕭衍有異志，使鄭植往刺。衍知之，遂起兵襄陽。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湘陽，衍聞其謀，遣將軍王天虎詣

江陵，遍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穎

肖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行復令天虎賫書與穎  
胄及其弟穎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  
上。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止。有兩函與  
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間人問天虎。而無所  
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  
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  
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夜呼叅軍席闡。文柳  
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  
日。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

東皐漫錄 卷之一

四

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  
霸業成矣。山陽旣不我信。今斬送天虎。則彼疑  
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  
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詰且穎胄謂天虎曰。卿  
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  
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穎胄伏兵斬之。遂  
與行合兵向建康。

南北朝魏文帝寶炬大統三年。東魏大丞相高

歡侵之將兵二十萬趨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二萬出河南時關中饑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於秋其民自應饑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

東臯漫錄入卷之一

罌

軍乘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于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

非衆所欲。獨歡耻失寶。秦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以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遣順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引兵會之。李弼謂秦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

東臯漫錄 卷之一

四

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羗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旣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氣盛請鬪。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秦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

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  
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  
秦追至河上還軍渭南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  
以旌武功

唐懿宗咸通間浙東賊裘甫作亂聲振中原觀  
察使鄭祗德不能定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  
曰浙東山海幽阻難以力攻西班牙中無可語者  
主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  
浙東觀察使召入問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七

破左右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  
費省若兵少不能破延弭歲月賊勢益張江淮  
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  
豈可勝計上顧左右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  
兵授之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賊帥劉睢曰宜  
急引兵取越州憑城廓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  
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歛江西必有響應  
者遣劉從簡以萬人渡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  
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王輅曰劉副使謀

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式入越州。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爾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調其家皆泣拜。謹呼願効死。使騎將石崇本將

東臯漫錄 卷之一

吳

之。或請爲烽燧以誦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恠之不敢問。於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袁甫曰。曷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官軍擒之。械甫

送京師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谷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起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東臯漫錄

卷之一

一

五代梁太祖開平四年伐趙遣王景仁進軍栢鄉趙主鎔告急於晉晉王自將東下至趙與周德威合兵德威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曠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貝則事危矣王不悅退

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夜拔營。退保高邑。

東皐漫錄 八卷之一

五



東臯漫錄卷之二

廣川

楊

欖

纂輯

盧世淮

張焮

校讐

男士俊

全校

侄士彥

擇將

周威烈王三十三年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娶齊女為妻魯人疑之

東臯漫錄八卷之二

一

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為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為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

妾不知其死所矣。

周顯王二十三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水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相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使王齕攻趙趙軍數敗廉

東臯漫錄八卷之二

二

頗堅壁不出趙王數讓之應侯又使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爲將身所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

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  
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  
賜金帛盡藏於家而日觀利便田宅可買者買  
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  
母曰卽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  
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而齧爲裨將令軍  
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  
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  
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

東臯漫錄八卷之二

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  
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兵  
遮絕趙救兵及糧道趙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  
子曰趙之於齊楚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  
今日趙亡則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  
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  
不此之務而愛粟過矣終弗聽趙軍食絕人相  
食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  
安君盡坑之

淮陰人韓信初項梁過淮杖劍從之後又數以策于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者信亦亡去何自追之王聞丞相何亡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

東皇漫錄

卷之二

四

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如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如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能用信信卽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爲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欲召拜之何曰土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及拜乃信一軍皆驚

漢文帝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達於甘泉遣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匈奴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

東臯漫錄不卷之二

五

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漢文帝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唐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何憂

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不敢近塞。夫士卒起田間，從軍，安知尺籍，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尚坐上功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爲雲中守。

南北朝晉孝武太元間，朝廷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材，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材，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及秦王苻堅率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大舉入寇，詔以玄爲前鋒都督，率衆八萬拒之。桓冲嘆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

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且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秦兵逼泃水而陳玄使謂苻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感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旣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畧陳欲以帥退者

東皐漫錄

卷之二

七

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自相蹈籍死者蔽野塞川

南非朝秦伐燕王猛與慕容評相持遣將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還猛將斬之鄧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願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欲攻猛猛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乎猛望燕兵謂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勁敵羌

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

吾所及也必以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  
兵交。猛召羗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羗乃大飲。  
帳中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所殺傷數  
百。燕兵大敗。

崔鴻曰：鄧羗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  
攻王猛，無上也。臨陳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  
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駟  
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猛之謂也。

東皐漫錄 卷之二

周赧王五十六年秦攻趙趙王請割地以和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

東皇漫錄

卷之二

九

瓜分之矣虞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則是王失之於齊取償於秦也以此發聲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矣趙王曰善使卿如齊未還而秦使者已在趙矣

周赧王五十七年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食客三千人有隱士侯嬴家貧爲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生直

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  
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  
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  
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  
生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  
無忌姊也使者寇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  
之數請魏王敕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游說萬  
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  
赴闕以死於趙過見侯生侯生曰公子無他端而

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  
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  
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爲其父報讐如姬欲爲  
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  
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  
符生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  
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  
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  
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

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鄢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兵邯鄲下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應斬勝廣因天下之愁怨乃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十一

將相寧有種乎乃詐稱公子扶蘇豪傑請立勝爲楚王時大梁張耳陳餘上謁勝因問之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勿王急引兵西遣人立六國後自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可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

漢王劉邦問韓信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

教寡人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  
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曰惟信亦以爲不如也  
然臣嘗事項王請言其爲人項王喑啞叱咤千  
人皆廢然不能任賢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  
言語响响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卽刳敝忍不能  
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  
城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爲霸實  
失天下心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  
不服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殺亡不可勝計  
及項王阬降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  
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  
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  
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  
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  
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

爲臣妾大王南鄉稱霸王曰善趣刻印張良來  
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  
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  
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  
粟散錢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  
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  
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  
王誰與取天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  
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

東皇漫錄卷之二

三

漢文帝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誼上疏曰臣竊  
惟今之時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  
爲長太息者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  
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  
實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  
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臣竊跡前事大  
抵疆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  
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  
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亾可也

今信越之倫。列爲徹侯。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討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輻奏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使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令其子孫以次受之。地廣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之衆。天子亾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天下之勢。方病六癰一脛之大。凡如腰一指之大。凡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玩細務而不圖大患。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直數百里外威令不行可  
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  
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  
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  
食之欲天下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人之肌  
膚欲其亾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  
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  
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

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  
並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今其遺風餘  
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耻日甚月異而歲不  
同矣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  
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  
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莞子曰禮義廉耻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是豈可不爲寒心  
哉今宜定經制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若不然

者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后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者太子生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自爲赤子而教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

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三代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傳胡亥者而教之獄所習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獨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故欲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而已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故法之所爲

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玉，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小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渺，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所共

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罰，胡不引殷周秦事觀之也。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簾遠地則堂高，簾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古者聖王制爲等列，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今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者。

也若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刑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行法者投鼠而无忌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直屨夫已嘗在貴寵之位矣吏民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第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故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者曰帷簿不修尚遷就而爲之

諱猶未斥然正以呼之遇之有禮則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人臣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漢文帝十二年鼂錯上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

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畝。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

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  
賣必倍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  
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乘堅策肥履絲縵縞此  
商人所以兼并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  
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  
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滌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  
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農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  
守也爵者上之所擅自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  
贖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東臯漫錄八卷之二

二十

漢更始旣誅王莽都洛陽以劉秀行大司馬事  
遣徇河北王郎稱帝於邯鄲耿弇聞秀在奴盧  
乃馳北上謁與俱至薊秀令功曹王霸募人擊  
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擲揄之霸慚而反秀將  
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

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

弦萬騎耶郾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弁曰：此我北道主人也。蘄中亂，秀與弁相失，北走昌平，弁約父况，又約彭寵將兵俱南，前及廣阿，謁秀，秀喜曰：耶郾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果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進拔耶郾，郎走，追斬之。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罷兵詣行在所，弁入請間曰：欲回上谷益兵，王曰：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弁曰：王郎雖破天下

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輩，數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弁曰：大王哀厚，弁如父子，故敢披赤心。土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弁曰：百姓患苦王莽，思復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

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勿令他人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二於更始

漢大司馬劉秀至河北考察官吏黜陟能否除莽苛政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南陽鄧禹杖策追秀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常材不自聽斷諸將庸人志在財幣朝

東皇漫錄入卷之二

二五

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者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旣立而災異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常止宿於中與定計議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臥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

東皐漫錄

卷之二

二十三

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  
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  
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  
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  
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  
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南北朝晉桓溫伐燕燕求援於秦秦羣臣議曰  
昔桓溫伐我燕不我救今何救焉王猛曰燕雖  
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

東皐漫錄 卷之二

十四

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滹澗則陛下大  
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  
然後我乘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於是遣兵救  
燕大敗溫於枋頭

唐德宗時回紇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  
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  
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爲  
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  
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

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耻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耶？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

東皇漫錄 卷之二

二十五

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且香積之捷，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况牟羽身爲可汗。

舉國赴難當是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已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何如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二十六

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爲臣子每來不過二百入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

唐德宗在東宮時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卽位

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御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爲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詿誤失圖勢不得止者況其餘衆盡並脇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

遲若不靖於本而徒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勝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備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游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

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嚼寇黠虜覩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維新令圖修備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李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

子弟明敕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聞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德宗不能用

周世宗謂宰相曰今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各著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奸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

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材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然後舉而用之，功蔑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弱，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二十九

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彼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旣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旣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惟朴神峻

氣勁有謀能斷，世宗甚嘉之。

決策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東下遺孫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水陸俱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二十二

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爲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權嘆曰衆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

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戰。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

東皐漫錄

卷之二

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按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於是以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吾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十艘。載燔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預備。

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船以次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操軍大敗逃走。

晉征南大將軍羊祜。上疏請伐吳。日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皆云一夫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三

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誠以力不足以相抗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勝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虐將疑士困平日猶懷去就兵臨必有應者兼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君則強敵也臣作舡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

東皐漫錄

卷之二

二十三

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皓欲北上邊戍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少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而陛下過聽便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向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日未報預復表言羊祜不博謀而獨與陛下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

其害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已。功不在身，亦由恃恩不慮後患而輕相同異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又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屈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晉王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出師。

東皐漫錄 卷之二

三十四

南北朝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琊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紀瞻爲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集將佐議之，刁膺請送欵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圖之。勒愀然長嘯，孔叢等請分道夜攻壽春。據城食粟，要以今年平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顧謂張賓曰：「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公卿，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

何復相臣奉乎。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以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勸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號曰右侯。隋大業間。李淵起兵。晉陽遣子建成。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南至賈胡堡。代王侑遣郎將宋

東臯漫錄入卷之二

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軍。中乏糧。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強。未易猝下。不如還救根本。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

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匹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旣而太原糧運亦至。遂遣兵與老生戰。斬之。平霍邑。時河東未下。淵欲引兵西趨長安。

東皐漫錄

卷之二

三六

猶豫未決。寂曰。突通引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敝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

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趨長安

隋大業間。楊素子楚公玄感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游。蒲山公李密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啗嗚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三七

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耶。玄感笑而服之。後玄感起兵黎陽。陰遣召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

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

隋大業十三年，晉陽令劉文靜坐與李密連婚繫獄。李世民往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東皐漫錄卷之二

三十八

之材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情，欲與君議大事也。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世民乘間說淵曰：

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曰。世民親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願大人勿疑。

東皇漫錄 卷之二

淵乃嘆曰。吾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間。非公而誰。乃趣淵起兵。

五代梁王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引兵渡河圍之。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數百輩。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李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有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

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患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舉軍降。

簡練

漢諸葛亮街亭敗績。或有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患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甄壯烈。厲兵講武。以爲後圖。

周世宗簡閱諸軍。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四十一

姑息不行。簡閱由是羸老。屢多。驕蹇不用命。每遇大敵。不走卽降。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腹民之膏脂。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陞之上軍。羸弱者卽斥去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

審勢

周慎靚王五年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四十二

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王從之遂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強

周赧王十六年。秦王聞齊田文賢。請於齊以爲相。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王囚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矣。文客有善爲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鷄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鷄鳴者。野鷄皆應之。文乃得脫歸。怨秦以誘楚爲名。與韓魏攻之。敗其軍於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遂罷兵。

漢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

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竊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繇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漢帝禪延熙中姜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

東皐漫錄八卷之二

學四

警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幸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又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

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云。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四十五

南北朝魏太宗初。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強。

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  
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裕乘姚興之喪而滅之  
今我乘裕之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興  
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  
比也魏主不從

南北朝燕王慕容垂擊翟釗釗求援於西燕西  
燕王永謀於羣臣尚書郎鮑遵曰兩寇相弊吾  
乘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侍郎張騰曰垂強釗  
弱何弊之乘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四六

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  
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  
永不從

南北朝東魏郎中杜弼以在位貪汚請治之高  
歡曰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招誘  
之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  
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  
若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衍人  
物流散何以爲國宜少待吾不忘之至是將出

兵拒魏弼請先除內賊歡問爲誰弼曰諸勲貴  
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  
舉刀按鞘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  
汗歡乃徐諭之曰矢注不射刀舉不擊鞘按不  
刺爾猶亡覓失膽况諸勲人身犯鋒鏑百死一  
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小豈可同之常人哉弼頓  
首謝罪歡每號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  
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  
汝何爲凌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

東臯漫錄八卷之二

四十七

汝一斛粟一疋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  
疾之

料敵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以案據之齧遂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此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卿曰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

東皐漫錄卷之二

四八

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

漢王率五國兵伐楚項籍還破漢軍太公呂后爲楚所獲諸侯復背漢王如滎陽收兵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趙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

問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相直信曰豎子耳竟虜豹定魏地

漢淮陰侯死淮南王黥布心已恐及誅彭越醢其肉以賜諸侯布益恐陰令人部聚兵中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今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四十九

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臥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布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敗於是上自將而東與布遇於蘄西布軍敗走江南長沙

王臣誘而殺之

漢成帝卽位之初丞相匡衡奏陳湯奉使顛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戰克之將國之牙爪不可不重故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

東臯漫錄卷之二

五十

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鄴煌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湯宣室示以會宗奏湯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矣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錐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

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

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急救之兵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矣。

漢獻帝建安中。曹操擊張繡。圍繡於穰。初。田豐說袁紹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策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擒。亡卒有以豐

東臯漫錄入卷之二

五十一

謀。白操。操解穰。圍而還。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至安衆。操軍前後受敵。乃夜鑿偽遁。繡表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遏吾歸師。而吾與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再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吾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

雖善用兵非操之敵。操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之敵，故能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南北朝劉裕伐秦，水軍自淮泗入清口，將沂河西上，遣使假道於魏。魏羣臣議曰：「潼關天險，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

東皐漫錄

卷之二

五十一

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泉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匱乏，復與裕爲難，非良計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裕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魏主嗣曰：「劉裕克乎？」對曰：「克之。」曰：「何故？」對曰：「姚興好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兄弟垂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旣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

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南北朝晉桓溫伐燕，進至枋頭。燕主暉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

捷走未晚也。暉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垂表請申胤封孚從軍。孚問於胤曰：事將何如？胤曰：以溫聲勢，似能有爲。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必將垂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勢也。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救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

自陸犇還。燕將爭欲追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趣。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追及襄邑。伏兵夾擊。大破之。秦荀池邀擊於譙。又破之。溫深耻喪敗。歸罪袁真。

南北朝梁武帝太清元年。侯景以河南叛。附梁。梁封爲河南王。遣侍中羊侃與蕭淵明進軍。與景持角。東魏以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來援。

東皐漫錄入卷之二

五十四

景聞之。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初。景嘗戒梁人曰。逐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兵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胡貴孫皆爲所虜。景輜重數千輛。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進軍擊之。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頭斫人脛。馬足東魏兵敗。紹宗犇譙城。

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於水北。景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

南北朝魏正始三年，遣邢巒擊梁。梁臨川王蕭

宏逃歸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進圍鍾離。又詔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謂宜修復舊戍，循撫諸州，以俟後舉。不聽。巒又上表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苟怯懦不進之責。

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乃以蕭寶寅代之。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感之人未及回。以土進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死者與城平。梁主又命韋叡往救。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衆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軍士奮擊。魏軍大潰。

南北朝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躍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繹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

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時繹講老子於龍光殿。寧武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復遣王琛使魏。梁主暫停講戒嚴。琛至石梵，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魏軍濟漢。梁主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反者開西門納魏兵。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遂白馬素衣出降。蕭詧使鐵騎擁之入營。

東皐漫錄八卷之二

五七

囚於烏幔之下尋殺之

隋伐陳。命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兵五十一萬。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颯爲元帥。長史王韶爲司馬。軍事皆取決焉。頰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

任彼以江摠爲相。惟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勇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捲之勢。事在不疑。南北朝宋主劉義隆。問討謝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然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宋主下詔。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五六

戒嚴發建康。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聞道濟來。惶懼無措。西兵一時皆潰。晦夜還江陵。乃携其弟遯等倉卒北走。被執。檻送建康。誅之。

唐德宗貞元中。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詞厚禮。求於馬燧。燧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從燧延賞計。以渾瑊

爲會盟使。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游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

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召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伏兵於營西。游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將盟。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兵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

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  
崔漢衡被擒瑛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  
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  
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  
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晟曰誠如渾言  
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  
耶皆頓首謝是夕遊瓌表言虜劫盟兵臨近鎮  
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  
唐肅宗乾元中史思明攻河陽屯兵於清河欲

東臯漫錄

卷之二

本

絕李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旣夕  
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擁希顥守其柵曰賊將  
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  
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  
果謂日越曰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  
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還日越將五百騎  
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  
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  
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庭暉聞之

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東皇漫錄

卷之二

李一



昔及世守之矣

亦莫不其誠我耶本其誠然其誠固其誠而窮

其不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

亦莫不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其誠

出奇

沛公入咸陽。或說之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爲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爲壽。約爲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六十二

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

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  
盡。羽曰：「壯士，賜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嚼之。  
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脫身獨騎，噲等

東皇漫錄 卷之二

六十三

步從趣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隻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漢景帝六年，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

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  
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  
騎犇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  
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漢明帝永平中都尉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  
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禮敬甚  
備後忽踈懈超謂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  
屬曰胡人不能長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  
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况巴著耶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六十四

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  
曰已來數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  
吏士三十六人與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  
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方數日而王廣敬禮卽  
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  
矣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亾之地生死從司馬  
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爲今之計獨有因夜  
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盡殄  
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

從事議之。起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更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諾。」初夜，超遂將吏士奔虜營，會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扶。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三十餘級，餘悉燒死。明日，乃告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今後

東臯漫錄 卷之二

本五

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于爲質。

漢昭帝元鳳間，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國，立爲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詔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

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懸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

南北朝劉裕伐秦。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渭入河。以趨長安。秦主泓使姚弋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令軍士食畢。皆持杖登岸。卽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

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還。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踴躍爭進。大破秦軍。

晉孝愍帝建興元年。大司馬王浚謀稱尊號。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閱張賓。賓曰。浚名爲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恐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將軍威振天下。今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爲羊陸之克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使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

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爲帝王者非公而誰願殿下應天順人蚤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甚喜謂子春曰石公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願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所能取也又何恠乎浚悅遣使報聘至襄國勒匿其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六十七

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塵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勒問浚於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贖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

真可擒也。戒嚴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還不出二旬，藉使彼有聞，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琨、浚雖同爲晉臣，實爲讐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於琨，自陳

東皐漫錄 卷之二

六十八

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綽馳遣白浚，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詐，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政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馳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陞其廳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視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

天子非凶逆乎。卽送襄國斬之。

唐代宗永泰間。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懷恩中途暴死。郭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寡衆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以至誠。

東臯漫錄

卷之二

李九

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首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

戰矣。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利，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七

因取酒與酋長共飲。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盃至，葛羅亦酹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聞之夜遁。葛羅帥衆追之，大破於靈臺西原，殺獲萬計。京城解嚴。

唐中宗遇毒崩，韋后攝政。太子卽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等勸韋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

弟領南北軍。韋唐命謀害少帝。又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兵部侍郎崔日用以告相王子臨。縉王隆基。隆基乃與薛崇暎鍾紹京劉幽求等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極萬騎。萬騎皆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効。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蚤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功也。遂迎相王入輔少。

帝收捕諸韋親黨及楚宗客葉靜能等皆斬之尸韋后於市

唐憲宗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愬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後擒吳秀琳李祐等

軍聲大振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待祐益厚諸將日牒愬稱得賊牒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舉口也乃械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喜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

克其外城而還。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騎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戍卒，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洄曲救兵。又分兵以斷洄

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衆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旂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兵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鏖其城，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

起聽於庭。聞愬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傅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於裴度。申光二州人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七十四

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至死戰自倍。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能立功乎？

唐德宗貞元中，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

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七十五

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

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乞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唐天祐五年晉王李克用亡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疑之嗣王李存勗召德威還德威卽回

東皐漫錄

卷之二

七十六

晉陽留兵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極哀退謁嗣王甚恭衆心由是釋然梁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

晉王伏兵於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三道，填壑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被殺，失亡將士萬計。委棄資械山積。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誑我耳。」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得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七十七

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若路圍不解，吾死不瞑目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旣相見，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五代梁龍德三年，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欲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問彥章破敵之策。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

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  
冶者具黼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  
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  
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鑠燒斷之因以巨斧斬  
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

五代唐主李存勗伐梁屯朝城梁康延孝來奔  
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爲招討使問以梁事  
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主旣暗懦趙  
張擅權段凝智勇俱無梁主不能專任將帥進

東臯漫錄

卷之二

七十八

止可否動爲中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  
趨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  
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  
則不多願陛下養勇畜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  
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  
定矣唐主大悅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鄆  
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休兵息民更  
圖後舉郭崇韜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  
年欲雪國家讐耻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

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界，誰爲陛下守者？嘗細詢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

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子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與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舉。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遂以嗣源爲前鋒，進軍至中都。彥章敗走，馬躡被擒，并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唐主謂諸將曰：曷

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兵救。直路則沮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凝未至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踊躍。梁王聞唐兵至。自殺。唐主至大梁。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東臯漫錄。卷之二。

全

卿父子之功也。

唐太宗貞觀初。頡利突厥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陽。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可汗將兵百萬。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背盟入寇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

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  
不還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揮諸軍使  
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  
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  
卽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  
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  
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旣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  
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請  
和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遂引兵退去

城守

新莽之亂。新市平林兵起。劉秀徇昆陽。下之。莽遣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擊之。旌旗輜重。千里不絕。諸將惶怖。反走入昆陽。欲散歸。諸城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不同心膽。共舉功名。乃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侯騎還。言大兵且至。諸將急迫。乃請秀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時城中僅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軾

等十三騎出城收兵。尋邑縱兵圍城。嚴尤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金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棚撞城。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秀至鄆。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秀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

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少，却諸部共乘之，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勅諸營皆按部毋動，獨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救，尋邑陳亂，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踏踐，伏尸百餘里。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熙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東皇漫錄 卷之二

全三

旬月之間遍於天下。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中，盱眙太守沈璞以郡當衝要，繕城浚隍，爲城守計。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諸君曾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及臧質奉命救彭城，行至盱眙，魏兵已過淮。質將其衆赴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攻城，

則城小不能多容。且質果能退敵保城，則全功不在吾。不若勿受璞，璞曰：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彼寧不憚此，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少則退緩。吾寧可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魏攻盱眙，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羗。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羗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

東臯漫錄 卷之二

全四

自恃四足，屢犯邊疆。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獨不聞童叟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壅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然爾智識兵力，豈能勝苻堅耶？魏主怒，乃肉薄攻城，死傷萬計。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魏乃燒攻，其遁走。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

水佛狸死卯年。

唐肅宗至德間。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遷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

東臯漫錄八卷之二

八十五

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望。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級。賊遂遁去。



